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昌黎先生文詳註卷第五

古詩三十二首

辛卯年雪

補註公時爲河南令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補註六年辛卯年雪即樂天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者然退之以爲豐年之祥而樂天云信美非時節藍雪在蹤中以爲瑞入春則多爲災沴故耳洪興祖云崩騰相排拶拶也音子末切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衛鬖髿振裳衣白霓先啓塗從以萬玉妃鬖髿垂皃江賦云綠苔鬖髿上音所咸切下音

沙霓蚓虹也或曰白色陰氣音況翕翕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事見赴江陵詩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

補註元和二年公為河南令所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蘇氏演義云龍鍾不昌熾不翹舉之皃如躘蹱拉搭瀨凍之類它說皆非湘素雜記云古語有聲合為一字者從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義嘗怪世之學者多不曉龍鍾之義二三其說雖然不一余謂正如二合之音是也龍鍾切為癃字潦倒切為老字謂

之老癃疾者即以龍鍾潦倒目之其義取此蘇氏演義謂龍鍾有以反字之音而呼者正與余意合而李濟翁資暇集去鍾即涔耳涔與鍾並蹄足所踐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澱恐誤也

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蛩音蛩駏驉二獸名事見送文暢詩）東野不迴頭有如寸莛撞鉅鐘（莛音持丁切事見荅張徹詩）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以雲從龍故也）

李花

補註　公元和初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又有寒食夜歸張十一亦病中憶花之什亦詠李花至是元和六年爲河南令而作此詩故有洛陽園苑尤紛拏之

句其日夜領張徽投盧仝至一生思慮無由邪其所以狀李花者至矣蘇軾梅詩擧此云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出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獨繞百帀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柰何趂酒不省録不見玉杖一作枝攢霜葩葩華也音披加切泫然爲汝下雨淚無由反旆羲和車羲和日毋也車音冒遮切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一作逐去不御慙其花當春天地爭

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言多也音女加切誰堆一作對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姐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帨佩巾也音輸芮切靜濯明粧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西山居士作思無邪堂記玄呂黎於花艷時喜李數有妙語賞之曰一生思慮無由邪則非騷人輩玩好草木之所知也

招楊之罘罘音伏佚切

【補註】按登科記之罘登第在元和十一年公作河南縣令時蓋未第也故以詩招之有柏馬之喻而後之工畫者遂作柏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為之銘

日栢生两石間天令本如此雜云生之艱與石相終始韓子俯仰人但發平地美土膏雜糞壤成壞幾何尔君看此挽牙豈有可移理蒼龍轉王骨異虎抱金柷畫師亦何人使我鬚毛起當年落筆意正君識韓子原公詩意其日栢移就平地蓋以喻之罘始自山中來從公學問以成就其才故其後有獨學陋不遂後之語非謂以利迁也若待桂牙而後從所謂將過然後學矣覽者無以爲異

栢生两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栢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馬思自由悲栢有傷根容傷根栢不死千丈日已至一云不難至馬悲罷一作疲還樂振頓一作迍矜鞍轡言栢貴培植馬在調御也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舘置使讀書日有求

歸聲我今之呆歸失得栢與馬言文公喜得之呆而復失之亦猶栢馬之類之呆別我去計出栢馬下學業未成不顛而去將栢馬之不如我自之呆歸入門思而悲之呆別我去能不思我爲灑掃縣中居引水經竹間囂譁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囂譁獄訟也北山移文諠譁犯慮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稱獨學陋易貴不遠復易復卦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作詩招之呆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

仝居東都自号玉川子公愛其詩厚禮之仝唐史有傳公元和五年冬爲

河南令六年秋遷職方員外郎此詩有偶逢明月曜桃李之句則知其爲六年春作矣

玉川先生洛城裏鮑明遠樂府詩人雞鳴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補注蓋洛陽有留守有尹公送溫造序曰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誌盧登封墓曰爲書告河南留守與河南尹其年鄭余慶留守東都房式五年十二月自河南尹移宣州觀察使至是李素以河南尹行大尹事言語纔及輒

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

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水北謂石洪水南謂温造也烏重胤節度河陽日皆召二人置幕府事見送二人序少室山人索價高兩

以諫官徵不起少室謂李渤也隱少室山憲宗以右拾遺召之不至事見本集與李拾遺書索求也論語有美玉於斯求善價而沽諸公以少室索價高蓋謂此耳而詩話有王何若乃謂韓與處士作牙以商度物價侮韓之言無足取也彼皆刺口論世

事禮記口無刺齒鄭注云謂其弄口也口容止不得刺弄之爲不敬也刺音食亦切有

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

繩已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春秋之學有鄒氏夾氏左氏穀梁氏公羊氏謂之春秋五傳今春秋摘微仝所注也束高閣事出晉書庾

翼傳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見仝與馬異結交詩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青雲一作虛空跨騄駬騄駬周穆王駿馬名事見驁驥詩年紀云北唐之君以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耘除草耔除根也甫田詩去或耘或耔耔音祖以切仝集有示添丁詩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唐制民年二十一入募六十出蠲取其丁壯之時故曰丁口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就陳力列論語孔子曰陳力就列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而就其位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址左傳襄二十一年欒氏之難晉囚叔向祁奚曰叔向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

若令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文王有聲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貽遺也洪駒父曰世謂兄弟爲友于子姓爲貽厥文公亦未免於俗嗚呼貽厥乃詩人之句非因俗也基址事見前漢疏廣傳

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

言隱者廢君臣之義皆潔身亂倫不足以擬之論語子路語荷蓧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

仝所居之鄰也荀子曰無廉恥而嗜乎飲食謂之惡少

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

因也

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

京邑爲神州川屬縣爲赤縣解見上酬崔十六少府詩

立召賊曹呼五百

漢有賊曹掾主刑法唐司法即其任也遞與去按周

禮秋官有滌狼氏掌執鞭以趍避王出入則二人此五百之比今州縣官行有雜職者掌行鞭徒每官出則執挺導引呵闢行路治其職也湘素記云五百字本為五百五當也伯道也使人道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故禰衡傳云令五百將出加箠註云五百猶今之問事者又與前義相異然謂行杖人為五百頗為允當盡取鼠輩尸諸市言殺惡少無異於雀鼠也周禮秋官凡殺人者踣諸市註云踣僵尸也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月令仲春之月安萌芽養幼少省囹圄止獄訟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音俟放縱是誰之過歟効尤戮僕愧前史左傳襄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以絳為能以刑佐民公言若於縱惡少有愧於魏絳也買羊沽酒謝

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 隱居詩話云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贈盧仝詩曰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即此府也

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古樂府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字下有長相思蓋當時亦致雙鯉寓此意也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補題公詩有和虞部盧四汀錢七徽赤藤杖歌又詩有和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又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又有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盧汀字雲夫正元元年進士新舊史無傳以公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遷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後莫

知所終此詩元和六年秋所作公時職方外郎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函匣也音胡讒切

終南曉望蹋龍尾倚天更覺青巉巉關中記曰終南山去長安城八十里高祖在關東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飲於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餘文尾漸下高五六丈其土色赤而堅川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即基關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關即北關也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故曰終南法苑珠林宣律師傳云終南山一名青山巉巉高貟音鋤銜切

自知短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衣歸來得便即遊覽

暫似壯馬脫重銜杜甫詩云將軍昔著從事衣壯馬驟突重兩街

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思自莫緘言曲江荷花之多與江湖之間

無以異感而思之遂一吟詠不可緘嘿也東坡湖州詩云遶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日下塘春是也思字側聲兩京雜記曰朱雀街末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二街昇道坊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司馬相如弔秦二世云臨曲江之隑州望南山之參差蓋其所也張揖云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隑音鉅依切一見幽懷詩

樂遊下矚無遠近綠槐萍合不可芟

關中記曰漢宣帝立廟曲江之北名曰樂遊園因苑爲名即今昇平坊内余址是也此地在秦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園芟刈也音師銜切

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屈雲巗

言平地雖易而險屈如礙立山以喻時俗也山高入雲故曰雲巗巗音五咸切東坡游白水山云誤抛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褒斜又去人問何處不巉巗即此意也

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

鹽取其鹹梅取其酸古若調羹須鹹酸以和之故與俗殊異也

日來自我

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諵諵諵諵語聲也音女函切望秋一

章巴雋絕猶言低抑避謗譏若使乘酣騁雄怪

造化何以當鐫劖言文怪百出則可以奪造化之工劖剗刻也音士咸切嗟

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言精神明鋭可以鑒照也鑒音古銜切

馳坑跨谷終未悔爲利而止眞貪饞公自言馳馳勢利覩盧有槐也饞饕也音鋤咸切

高揖群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言欲去官不仕與盧追李杜之作也書曰至誠感神誠諴也樓

頭見一作皎月不共宿其桼就鉠行擸擸葛屨詩曰擸擸女手註云偕纖纖也音所咸切

誰氏子

公爲河南少尹李素墓誌云呂氏子見弃其妻着道士衣冠謝毋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晋詣公公立之府門使吏卒脱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毋莊子外物篇云不知其誰氏之子

非凝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王屋山在今絳州長垣縣東北昔黃帝受丹訣於是山白頭老毋遮門啼挽斷衣袖留不止睪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古今註魏宮人好畫長眉今人多作翠眉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媲蕭史仙傳拾遺蕭史不知得道年代善吹簫作鸞鳳之響而瓊姿煒爍風神超邁真天人也混迹於世時莫能知之秦穆公有女弄玉喜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作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

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爲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山絶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巖石其像存焉莫知年代嬿匹也音匹詣切【補註】嬿配也又去時俗輕尋常

力行險怪取貴仕若盧藏用假隱自名以說祿仕至号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之類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

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孫遺詩云蹤跡窮山嗚呼

余心誠豈悌禮記云豈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願往教誨究終

始罰一勸百政之經不從而誅未晚耳文中子立命篇杜如晦問政子曰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誰其親友能哀憐寫吾

此詩持送似一作與

河南令舍池臺

〔補註〕元和六年作也

漼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碩規摹雖巧何足誇景一作指趣不遠真可惜長令人吏遠趍走已有蛙黽助狼籍黽亦蛙屬爾雅云在水者黽郭璞云似青蛙大腹毋耿切

送無本師歸范陽

東坡公詩話云韓退之贈賈島詩世俗無知者所託也按唐史島字浪仙范陽人韓門弟子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之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終普州司戶參軍〔補註〕劉公嘉話載賈島騎驢衝尹事以爲退之遂因此定交贈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

覺閑天恐文章還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後下第為僧常提無可上人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聞鐘樓吟詠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就帝手取之曰郎君何會此帝衛去既而島知亟謝罪帝乃賜御札除遂寧長江簿從程錡為詩以悼之云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摭言六島嘗騎驢吟曰落葉滿長安苦求一聯杳不可得因之唐突劉栖楚被繫一久而擇之又嘗過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慢上訝之他日有中旨與一官乃授長江簿遷普州司倉而卒今普州有唐絳所誌島墓第云羅飛謗解褐譴長江遷普州司倉會昌癸亥歲卒舊史無傳新史載島范陽人初為浮屠來東都時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公敎之為文一日騎驢衝尹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會昌初卒普州所載與摭言合而嘉話所載宣宗非是蓋文宗也文大和九年開成五年

至武宗武昌六年至宣宗會昌三年歲在癸亥島卒于會昌三年其不在宣宗時明矣嘉話所載公贈島詩子瞻以爲非公語世俗紙和者所誌然歐公詩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又曰嗟我於韓徒未足窺其墻而子得孟骨英靈空北巾蓋亦使其語也其曰始見洛陽春齊卦遇習坎則新傳爲得之公元和六年始識島洛陽公時爲河南令其秋遷職方貟外郎遂來長安里與之別坎十一月卦也時孟東野亦有戲贈無本詩東野詩作於其年秋而公詩則十一月所以送也是時東野尚無恙而云死葬比卬邪若以爲公爲京北始識島故云則元和六年公何以有此作也其後十四年公諭潮島寄詩云云公爲尹在長慶三年而此詩及島所寄篇皆作於元和問則其識島久矣嘉話蓋韋執誼之子詢所錄夫必能細也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
不敢已下四聯皆勇敢之意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漢息
夫躬曰撫神龍兮攬其鬚註云攬謂執持之衆鬼囚大幽太元經容之首曰窺
之無間大幽之門註云一為坎位居處深下故窺之無間真窞如神大幽之門也下覷
襲玄窞窞坎中小坎也音徒感切易曰入于坎窞天陽熙四海注視
首不頷本作顉低頭也音五感切晉書王尊曰太陽下同萬物蕃生何由仰照鯨
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噉窣音蘇骨切噉音徒敢切禮記曰無嘬炙鄭云
嘬謂一舉盡臠也音初怪切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言去浮屠
舉進士也莊子齊物論曰我與若不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言人不相知則彼
此黮闇不明苟相知矣則昔之黮闇不明者必釋然矣故此云謝黯黮也又楚辭九辨云彼日

月之昭明兮尚黯黮而有瑕註云雲霓之滌蔽之也上音乙減切下音徒感切狂詞肆

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風

一作蜂蟬碎錦纈綠池垤一作低菡萏言其文之麗纈繫繒染爲

文也音胡結切爾雅曰荷芙蕖其花菡萏芝英擢荒蓁孤翻起連焱

喻無本出於范陽也蓁草盛皃音側詵切菡萏之初生者音吐敢切一見酬崔少府家住

幽都遠幽州爲范陽郡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

嗜昌歜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歜始見洛陽春桃枝綴

紅糝糝淺紅色也音桑感切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後漢郭太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

膺遂相友善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坎位在子十一月之卦也

唐宋遺史云賈島苦吟赴舉至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改敲

爲推於尋上舉首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不覺京兆尹韓退之爲左右擁至尹具述其事退之笑曰作敲字佳乃命乘與之並轡論詩留連數月因與島爲布衣交嘉話及撫言並載其事而撫言以京尹爲劉栖楚老懶無鬬心久不事鉛槧鉛刀槧牘也解見喜侯喜至詩槧音在敢切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顑頷楚辭云長顑頷亦何傷註云飯不飽面黃起行也上音虎感切下音戶感切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憯憯毒也音七感切獰飈擖一作攙空衢獰惡也音乃更切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慰汝別後覽東坡贈詩曾道通云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奴蓋指此篇也

石鼓歌

唐蘇勉載記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湘素雜記引

倦游録云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推石鼓
本露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致
于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石
質堅頑類今爲碓磑者古篆刓缺可辨
者幾希歐陽論石鼓元在岐陽初不見
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
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
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
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余慶置于
廟而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
民間始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
百八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illegible][illegible]歐
陽集古録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
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
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
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
有十先時散弃于野鄭余慶置于廟而
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而
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
五磨滅不識者過半余所集録文之古

者莫先於此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威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九年至今嘉祐八年寔有千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跡存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亘如此此可疑若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迹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王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邪然退之好古不安者予始尋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所以遯字体者漢此詩同意騰按陶循魚鈎

所得也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生謂張籍也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少陵謂杜甫謫仙謂李白也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故杜伯之國後宣帝葬於此因曰杜陵去長安五十里一名少陵杜甫詩曰杜陵有布衣又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是也李白字太白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才薄將奈石鼓何杜甫歌李潮八分書云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愈常欲遠追李杜故祖述其句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宣王名靜厲王之子周召共立相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來朝復宗周室蒐于岐陽騁雄俊萬

里禽獸皆遮羅左傳昭四年云成有岐陽之蒐謂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也言宣王繼成王之業亦嘗蒐狩于此岐山在今鳳翔岐山縣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言頌中興之功取岐山之石以爲鼓也嵯峨高皃上音五何切下音昨何切劉安招隱士云山氣巃嵸兮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摘選譔刻留山阿大陵曰阿真誥曰秦皇白璧盤銘云巡狩蒼川勒銘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杜甫詩云嶧山之碑野火焚鬼物守護煩撝訶訶責也音虎何切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石鼓文云我車既攻我馬亦同又云其魚維何惟鱮及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事見東坡石鼓詩字體不類隸與蝌晉衛常曰秦既用篆秦事煩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隸字

漢因行之隸書篆之捷也書傳云科斗者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文以今所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科斗之形故曰科斗也字本作蝌亦音科

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此皆言大篆之體蛟龍屬鼉似蜥蜴足長文餘音徒何切蓊氄舉也音章庶切珊珊玉聲音相干切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宋玉神女賦云拂墀聲之珊珊

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薦見宗廟藏於甘泉言群臣上壽賀得周鼎晉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常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梭至乃化爲龍而去梭音蘇禾切

陋儒編詩不収入二雅褊迫無委蛇按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謂文正經使瞽矇誦之以勸戒人君也釋者以謂古有采詩之官武王之始得之及成王即政之初於時

國史自定其篇目屬之太史以爲常樂其從周衰禮廢樂壞簡冊倒置孔子從而定之然後雅頌各得其所陋儒謂當時掌國史之臣也今宣王之詩見於大雅者六小雅者十四而石鼓之事不見編録故曰徧迫無委蛇也君子偕老詩云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傳曰委委順也如河之所趨佗佗列也如山之相兒言山無不容河無不潤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拾一作摭星宿遺羲娥孔子歷聘列國西不到秦其作春秋也隕石六鷁雖或書之然其間記災異變見或不記日月蓋其傳聞所見猶或異辭也羲娥謂日月也事已見日蝕及秋懷詩東坡詩云增年諱復怨羲娥是也此言聖人猶有遺闕故下言差子好古誠苦晚也嗟余好古誠苦晚對此涕泗雙滂沱滂沱流兒湝安仁寡婦云泆横流兮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憲宗元和元年公自江陵法曹召拜國子博士故人從軍在右輔爲

我量度掘臼科故人未詳姓氏從軍在右輔謂為鳳翔節度府從事首訪石鼓事者漢武帝置三輔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今鳳翔府即古扶風所治也曰科石鼓所在之處言理沒于地當用力取之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唐志國子監祭酒一人掌儒學訓導之政漢伍被傳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當時祭酒謂鄭余慶事見送鄭涵校理序愈自言曾以石鼓事告余慶欲共請之朝廷從置廟學也按集古錄則余慶終遷于之孔子廟中其在愈作歌之後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載數駱駝駱駝匈奴奇獸有肉鞍善載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梁四公記武帝時扶南大舶從西天坐國來賣碧頗黎鏡面廣一尺五寸光照三十里問其價錢約百萬貫帝令有司筭之傾府庫不足也郜鼎事見薦士詩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

唐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後漢熹平三年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兩填塞阡陌又於鴻都門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皆課試及千人

刨苔捌辭露節角安置貫安帖平不頗刨削也音一九切

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它謝承後漢書曰六經碑立於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

中朝大官一作夫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姘婣當時朝臣不好古不從故人之請姘婣無決也上音庚下音烏何切

牧童敲火牛礪角言鼓弃于野潘安仁詩曰微如敲火石

誰復着手爲摩挲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時有百歲翁自說兒童時見子

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復於長安東覇城見之與老翁共摩挲銅人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註云秦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之宮中至此四百二十二年矣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着手字出晉杜預傳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晉書王羲之性好鵝山陰有一道士養群鵝羲之往觀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王子思詩話云王右軍字畫妙冠今古當時為龍跳虎臥何可少貶或以韓詩為過曰右軍字畫尚可謂俗書乎是不然退之主詠石鼓尊彼貶此若作詩之法也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八代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那多也左氏曰棄甲則那爾雅曰繼語之辭音囊何切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

願借辯口如懸河

晉書郭象字子玄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言蹉跎失時終不見用也歐陽公云石鼓有十唐韓退之以為周宣王之鼓今在鳳翔孔子廟中鼓初棄于野鄭余慶徙于廟其一無文其九有文可見者四百一十七字其可識者二百七十一字予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而可疑者三焉今世所有漢元靈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歲而大書深刻其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皇祐元年實千有八百九十九年鼓文細而刻淺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文與雅頌無異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前世傳記小說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退之何據而為宣王之鼓此其可疑者三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有所見今不見之邪隋志所錄始皇

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又可疑也然退之好古不安者子姑取以爲信耳讕按湘素雜記云鼓云其一而歐公乃云其一無文抑歐公所見者非眞而後世傳師姑得之歟不然何其二說言字數多寡之不同也

雙鳥詩

謂李白杜甫也皆以詩名天寶間按公調張籍云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又送東野序云李白杜甫皆以其所能鳴則知此詩端爲李杜設也蓋愈尋常自謂不及二公其追慕之者非一有日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躋二子蹤亦以見其自述與孟郊兩東坡公書李太白眞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故之詩[illegible]之意也辯證

以謂喻釋老二氏穿鑿甚矣所謂鳥昔即鳳凰之類雄曰鳳雌曰凰兮言雙鳥謂其雄雌相和而鳴也故歐公體此意作蟠桃詩以族韓孟亦曰韓孟於文辭兩雄亦相當篇章縱談笑雷電擊幽荒衆鳥誰敢和鳴鳳呼其皇是也補註雙鳥解蘇内翰一作太白晝像詩有曰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遂謂公此詩爲李杜作按柳仲途雙鳥解曰高公子奇曰雙鳥者韓之前後執政人也一以之隱一以之仕本異而末同故曰樂城市集巖谿殊以別也下言其辭發詭將壞於時斯未知誰氏尓于解三不然大凡韓之爲心憂夫道也覆行非孔氏者爲夷矣恣其正日削邪日侵所以力欲非之位復不得擅其勢權復不得動其俗習先於天下天下從之者寡背之者多故垂言以剌之尓公曰向謂也子曰作害于民者莫大於釋老釋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以其非仁義

禮禦父子君且之類也其所從來具不
在于中國故曰海外來也後漸而至故
曰飛飛到中洲也公曰若是言之釋之
興也乃西始矣老之西也于何去俱不
在中國乎昔聃著二篇之書以授關令
而西逝矣是自此而起矣子如是無乃
誤辨韓之言哉予曰然且聃之昔在中
國也不以左道示民矣暨西入于夷因
明化以成其教故撰之以神仙之書而
後教乃東來與昔之書果異亦是非中
國之興也故韓俱去若是矣夫釋之為
教也務令民俗奉之祭宮崇守以處鄙
市故曰一鳥落城市也老之教也務常
自觀其身棲息山林以求不死故曰一
鳥集嵒幽也謂其不得相伴鳴也以其
二教雖來而未甚明于世各泯然矣言
三千秋若以其時久而極言之也既未
得明其教亦未能大盡於物故各閉其
口而衒乎万象也後之正道漸衰浞風
益熾故化之以春風焉謂其巻地而起

以其舉世悉如之矣百鳥飄浮若采邪以興也擇老乃得競出而扇于民又徑張矢故曰忽祖逢鳴不休有耳吾駡皆聲有舌者反自羞謂其能低說而榮桎他莫及也百舌謂百子也從來著書以亂夫子之道故曰舊饒聲從此低頭不能出其上也得病謂其道不爲世用泯泯遂致死乃休也世既識耀於擇老其閒有忿而殊其衆若大其聲以愬于上故曰雷公告天公以假爲喻也百物須膏油者使世將復不敗于生矣故試言云自從兩鳥鳴而雷奮貽亦收矣蓋謂其帝王之道不能光行於天下或有智哲之人將斡運其世務或誅或桎以全其變則懼所以言之有素也乃停留其造作故云怕潮詠挑技其草朩誅求其轟鼠謂其無朓漏于幽微也苟世不息其如此則咸畏其或生或死或罪或福莫知其涯而愁憂矣故去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也自此亂而時無春秋矣

日月亦莫記其序矣大法亦失其疇矣
周孔之道亦絶滅矣故曰周公不爲公矣
孔丘不爲丘也若此乃釋老之教果遂
分焉雖行於世也各有拘其時之弊矣故
曰天公乃怪而各困於一類也然後世
不得全其言他道若乃云百出與百世
鳥鳴而復啾啾矣教之既有其限不混
然而使民夷也各守其方而省其度矣故
曰既別其奉而能閉聲若省逃尤也尚
復民之信者衆耗于世而害于物卒
四海之大幾被其困焉故曰朝食其龍
千暮食其牛亦千飲河絶塵而鼓海絶
流也句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而相酬
者謂其末後必不能於如此或者又而見
與不限其時而云久也故以三千爲言
焉公以爲何如公曰若子之言韓之言
亦云是矣然子能識之信于韓氏也
達其元微也哉 仲塗年十六七得
趙先生示以韓文遂慕而酷學之乃名
肩愈字紹先以韓柳偕名于唐欲紹其

祖而肩其賢也其後易名曰開字仲塗其意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之人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使古今由乎吾也故字仲塗其所著書自叙如此開實六年進士第後自涿州還闕上書乞從邊軍效死乃改武職終加京使金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滄州兼御史大夫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洲楚辭九歌云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一鳥落城市一鳥集一作巢巖幽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百舌舊饒聲從此且低頭易緯通卦曰百舌若反舌鳥也能反覆其口隨百鳥之鳴故曰百舌得病不

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抱朴子曰雷神曰雷公一見陸渾山火詩自從两鳥鳴聒亂雷聲收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两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两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两鳥鳴日月難旋輈不停两鳥鳴大法失九疇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傳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洪大範法也自從两鳥鳴至此皆前詩所謂勃興得李杜万類困陵暴之意也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天公怪两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啾两鳥既别處閉

身省猶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吳志孫權曰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列子夸父逐日渴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贈劉師服韓門弟子

羨君牙齒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臲兀臲不安貌上音五骨切下音五結切一作阢隉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爾雅曰牛曰齝吐而噍也或作齝呞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飣栗與梨秪今年纔四十五補註年才四十五元和七年也後日懸知

漸莽鹵莽鹵滷裂也上音莽古切下音魯莊子曰耕而莽鹵朱顏皓頸訝

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

兩齒無贏餘楚辭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虞翻十三比此豈少

遂自惋恨形於書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今作十三恐誤少音詩照切【補註】虞翻事因考之吳志莫見其來處

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點檢形骸外莊子申徒嘉之言曰今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

膾莊子曰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鈎以巨緡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緡綸也東坡放魚詩云長識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

杖涅沙收細碎蓋用事常欲反其意也

題炭谷湫祠堂

辨疑志云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為炭谷退之所題即此也漢志云允水有龍若皆謂之湫音子小即由二切補註炭谷湫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發居於上

萬生都陽明言萬類之生聚於陽明之地獨孤申叔哀辭亦曰衆萬之生誰非天邪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言可以致水旱厭處平地水巢居揷天山列峯若攢指石盂仰環環列子曰終北之國有山曰壺領山頂有口狀若圓環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巨靈有力之神

事見南山詩森沉固含蓄本以儲陰蕤森沉水陸之物魚鼈

蒙擁護群嬉傲天頑逃史去湫有青蓮乃上仙靈藥谷神之女主守護之一日有仙女自空而降於水濱以金鞭叩王版數下蓮即湧出擘而食之乘雲而去常人不可竊食食即困憊又漁者或於湫捕魚須投一帖子必隨斤兩方得之即蒙擁護也羽獵賦曰群嬉乎其中

翾翾捷託禽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侔真擢玉紆煙鬟此即靈毋之像紆繞也鬟鬢也音戶關切群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怵一作悚惕思先還寄立

尺寸地敢言來塗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㲉言欲誅鉀淫祀也古有吹毛之劒言其利也㲉赤黑色音烏關切左傳曰左輪朱殷淮南子曰牛蹄之涔不生鱣鮪至今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鎮冥

冥窮年無由刪姸英雜豔實星璅黃朱班楚辭去欲少留此靈璅兮註去璅門閤也音子道切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

尨區雛衆碎付與宿已頒棄去可柰何吾其死

茅菅

聽穎師彈琴

補註東坡云歐陽公嘗問僕琴詩何者爲最嘉予以此荅之公言此詩固甚麗然是聽琵琶詩予退而作杭僧惟賢琴詩云大弦春溫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去而公薨至今以爲恨或云昵昵兒女語至敵場非善琴者不足以語此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勢其小說去祢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踰五十相與爲爾汝交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牀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穎乎爾誠能一作穎師一止穎乎二字無以氷炭置我腸歐陽公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山谷以退之聽穎琴公曰此只是聽琵琶爾或以問僧義海義海曰歐陽公一代偉人何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愛相爾汝言輕柔細膩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余溢聳觀聽焉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嗚忽見孤鳳凰

又見穎孤絶不同流俗下俚聲也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之聲也皆指下然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識評也聞者以海爲知言海吳人也以琴世其業聲蕭天下許顗詩詁云浮雲物絮無根帶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啾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此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歷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輕侮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爲退之雪寃

送陸暢歸江南

陸贄之子蘇州人也娶董溪之女邱丞相晉之孫溪爲度支郎中坐盜軍資流封州至長沙賜死時元和七年也陸暢字達夫吳人元和元年第娶董相第二子溪丈貢舉之年對雪落句云天工寧底巧剪水在花飛山齋玩月云野

平生惟好月新晴半夜覬嬋娟起來
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崔諫議
林亭公蟬宗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及登
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爲儐相其詠
兼云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
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跡躡
催粧詩云雲陽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
母看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栢子帳待
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天方欲曉霞內
人以暢吳音才思敏捷朝之日十二層
樓何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
監門衛莫道吳歈入漢宮暢酬日扮面
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
翠開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觀公詩所
謂名以能詩聞可見矣晉嘗辟公佐汴
故云門下士溪元和七年遇赦歸葬河
南而云湘中貲豈非此時尚藁葬湘中
邪溪初爲商州刺史坐事聚死湘中暢
嘗依韋皐於蜀皐死惡皐者誣所進兵
皆鏤秦字暢曰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

名也又嘗作蜀道易以美皐六

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鸞鳴桂樹間觀者何繽紛繽紛多也曹子建雜詩綺縞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去班固賓戲云朝而榮華夕而焦悴蕭蕭青雲幹遂逐荊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言暢感秋鴈南鴈有懷歸之作也践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地記曰長洲苑在姑蘇之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悲啼上東女骨肉不可分感慨都門別東都長安門名江淹別賦帳飲東都注云踈廣老歸朝廷設供帳送於東都門外東都門送客處也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

恩不即報求負湘中墳公曾事董晉于汴州故曰門下士湘墳溪所葬也按溪墓誌後復歸葬河南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猛虎落檻穽坐食茹狐狍一云如孤豚司馬遷與任安書云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註云檻圈也穽穿地爲坑以取猛獸狍豕子也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硉矹冤硉矹不平皃上音力骨切下音五骨切海賦云巨石硉矹以前卻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爾雅槐木葉晝合夜布音胡隈切也

聚也還家雖闕短指日親晨飧音孫朝食曰饔去濕飯為飧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禮記內則大凡父在孫見於祖祖名之鄭註云家統於尊也時節不可親交可攀援勉來取金紫

勿久休中園

嘲魯連子

魯連子曰齊有稷門談說之士期會於下者甚衆而田巴毀罪五帝三王五伯而稷下服之者亦千人魯仲連聞之往見而謂之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運高唐之兵所謂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以梟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曰巴亦齊之辨士稷門齊城門也

會連細而黠有似黃鷄子草木疏云黃鸎色黃燕頷鸐風搖翅乃因風飛疾擊鳩鴿鷰雀食之孟子所謂爲叢驅雀者鸇即此是也田巴兀老蒼謂鷹也坪倉曰鷹一歲曰黃鷹二歲曰弁鷹三歲曰蒼鷹弁次赤色也憐汝矜瓜觜

開端要驁人雄跨吾猒矣跨與誇同高拱褌鴻聲若

啜一盃水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贈張籍

蔡寬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不慧讀金根車改爲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講了琴倜則不應不識字也其譬之如此不知詩之所稱乃此子否不然何其無聞也【補註】此詩大率詠其子

吾老嗜著一作讀書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

示不免簡君來好（好上聲）呼出踉蹡越門限（踉蹡行不

迓也上音亮下音七亮切又音量鎗射雉賊去巳踉蹡而徐來註去雉行皃）懼其無

所知見則先愧赧（赧慙而面赤也音乃板切）昨因有緣事上

馬捧手版（晉輿服志云手版即古笏名）留君住廳食使立侍

盤醆（酒濁微清為醆禮記云醴醆在户一去醆爵名音阻限切）薄暮歸見君

迎我笑而莞（莞小笑皃音華板切論語云夫子莞爾而笑）指渠相賀

言此是萬金產（渠謂公之子也自此至自得高蹇是產皆籍之賀言列子曰衛端

叔家累萬金之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

授如以肉貫串（音刻炙肉串也言篇什之多貫穿相聯也學者少若於詩故先

授以此）開袪露毫末自得高蹇嵯（蹇嵯山高皃上音其展切下音

所簡切我身跼丘軻爵位不早縮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編刻謂簡冊也感荷君子德愧若乘朽棧君子謂籍周禮士乘棧車注云不革輓而漆之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解釋也摘舉也了達也言既誦其所記之詩又能講解淇澳之義義蓋取可與言詩之意歟淇澳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猗猗盛也匪斐通有文之貞也瑟矜莊也僩寬大也赫明也咺著也諼忘也淇之澤深矣然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限之綠竹也以是知其積諸內者厚所以美武公之德歟顴視窗壁間親戚競覘矕矕視也音武板切班孟堅賓戲云矕龍虎之文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睍睆睍睆鶯聲也詩云睍睆黃鳥載好其音上音形甸切下音戶板切如今更誰假便可耕灞滻灞滻二水

名皆出藍田谷入謂一見荅張徹詩

調張籍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參李杜透機關於調張籍見之自我顧生兩翅捕逐出入荒以下至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此領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有見處可以傳衣鉢耳[illegible]公前後稱李杜者不一然終未嘗致優劣於其間舊史甫傳云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前之朝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優劣公屬文者以稹論爲是按稹子美墓誌言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萬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攜弃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牆況堂奧乎微之作此論時公正在朝不知以爲然否

或云元之詆退之以爲不然此詩爲稹設也及觀魯直亦云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子以爲知言蓋可見矣此詩自我願生兩翅以下潮州廟記所謂追逐李杜參翱翔也其曰調乞君飛霞珮所以與張籍者如此

張籍魏道輔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退之以爲不然此詩爲微之發也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魏道輔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退之以爲不然此詩爲微之發也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遥相望鮑明遠樂府詩使者遥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

揚自唐興承江左餘風文尚彩靡至天寶之間惟二公獨以雄雅倡之障隄末流如大禹治水其功萬世永賴也水經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疏通謂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流此石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懸流千文故北云巨刃磨石揚也航舟也史記大禹水行乘舟垠一作根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垠岸也劃開也崩豁壞落也言高岸壞落其聲震動天地如雷霆也以諭唐室中亂小雅十月之交剌幽王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也左太冲吴都賦云拉擸雷硠註云硠音郎山崩之聲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言天生二子欲使長以吟詠遺後世故當時雖少見用而擯斥以激發其意蓋詩者有感而後作惟窮人然後工之尓故東坡和王鞏詩曰謫仙竄夜郎子

軻荆軻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去兮不復還又漢書項羽悲歌慷慨歎也上音口溉切下音虛合切嘯賦註云慷慨意氣抑揚也從平聲讀 遠憶盧老詩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視李侯而自愧家請官給不報荅無異雀鼠偷太倉君行抽手板付丞相不待彈劾歸耕桑

寄皇甫湜

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一作乃州吏手把一封書上

有皇甫字拆書夜牀頭涕與洟垂泗按詩傳涕皐洟也洟目液也至車爲泗一云至口爲泗故泗之字從口從八澤陂詩所謂涕泗滂沱是也今公詩云涕與洟垂泗義所當然而辨諸以爲如泗水之泗誤矣昏昏還就枕惘惘憂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

補注正元十四年公佐汴州薦籍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在和州服除補太常寺太祝病眼久之轉四門助教歷廣文博士校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國子司業此詩言抱能未施邦則公仕於朝而籍猶未仕也公仕於朝而籍爲太祝則此詩其正元十九年冬作乎詩中有避冷郎北窓冬候也又有捭談舌及捭闔之句舊史稱籍性詭激豈謂此歟昔歐公愛公工於用韻嘗曰

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去乍還得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旁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覓出韻豈非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為之笑愈木強見舊史李逢吉傳

中虛得暴下避冷卧北窗枚乘七發云虛中重聽又曰中虛煩而益怠註云暴下飧泄也謂食不化而泄出也晉陶潛常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朝朝謂辨色入朝逢逢鼓聲按江切春明錄云京師街置鼓樓以警昏曉劉禹錫云雞人一唱鼓鼕鼕是也

籍也[illegible]

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金石鐘磬也皆雅樂器言籍文章之美如二者之鏗鏘也書曰戛擊石拊石禮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則鳴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扛横開對舉也音江史記秦武王與孟說扛龍文之鼎謂鼎上鑄爲龍也王立之言近見東坡居士云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挩得數萬斤起余曰歐公豈不去手與來筆下千鈞重亦扛鼎之意也談舌久不掉非君訴誰雙漢鄭生捭三寸之舌籍祭公詩曰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号爲韓張比之共爲雙也扶机導之言曲節初摐摐机木名可以爲杖尊引止公以病故以杖自扶引籍而與之言也旌節麾幢皆古者相見之儀籍以公爲師故其節曲柄摐摐然小也摐音惣机音已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言籍之談論如夏禹之開鑿江河浩然東注然時或支離曼衍自失其本源無

所歸止也水別流也沚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

田野解旆束空杠公欲縱猶之論以觀其學故先自伏匿不見麾幢也牛羊

以自喻文學之富解旆束杠亦伏匿之意麾旗屬周禮建大麾以田幢旛也釋名曰以其白童

童然也後漢西羌贊曰降俘載路牛羊滿山旌旗干也旆旌旗旛也春秋平丘之會建而不旆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云將戰則曳旆以恐敵許傾罇與斟酌四壁垤

甖缸甖缸盛酒器甖之大腹小口者也缸亦甖類長頸受十斛上音於莖切下音胡降

切玄帷隔雪風照鑪缸明缸鑪酒盧也累土爲盧以居酒甖四面

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鑪爲故名盧爾釭音江烓也夜話一作闌縱捭闔哆

口跡眉尾言猶乘醉逞論容貌軒然也捭字通作撰音以買切鬼谷子有捭闔篇云

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注云擺撥動也闔閉藏也哆開口也音昌者切尾大也音

莫江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大皃者謂之厖勢倖高陽翁坐約齊橫降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漢高祖三年往說齊王廣及相橫橫然之乃罷歷下守備縱酒高會且遣使與漢平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胮肛言籍自負其學意氣揚揚譬如人體之大也胮若曰胮肛脹大皃上音被江切下脹音虛江切又音厖歸將乃徐謂子言得無哤公聲藉之論侯共將歸乃徐救其失也哤音莫江切說文曰言語雜亂曰哤迴軍一作君與角逐斫樹收窮龐言公自晦之久一旦回籍與角勝負籍大焜服譬如孫子之歌龐涓也事見贈崔立之詩雌聲出歎要酒盡綴羊腔歎要降辭也後漢邊讓章華賦云孤雌感聲而求雉腔音枯江切骨體曰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山海經云崑崙山在西北墟河水出其東北李巡云墟山下地也韓詩曰河水

力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輪也瀧水名水經云出嶺南在郴州界音閭江切又音雙

譬如蟻蛭微詎可陵崆岏蛭蟻封也鄭氏註禮記云蚍蜉之子微蟲爾其功亦能成大垤崆岏山皃上音苦江切下音五江切南都賦云其山則崆岏李善云高峻皃

幸顧終賜之斬拔柞與椿柞伐木餘也音五葛切椿杙也音都江切以喻厈其茅塞

從此識歸路東流水淙淙淙淙水之流聲也音士江切

雜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書置蠹一作蠹書蟲生死文字間酉陽雜俎云一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拳長夜時當天從規中望星則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東坡六蟲脈云蠹魚著文字搞死猶遺卷即此意也古道

自愚惷音丑降切古言自包纏當今固殊古誰與爲欣懽李陵與蘇武書云舉目言笑誰與爲懽獨携無言子猶司馬相如賦憑壺子亡是翁之類其外崑崙顛當作巔山頂也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崑崙最高以背道之所在淮南子云崑崙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或上倍之是謂閬風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神是謂天帝之居[illegible]此風原去世離俗道夫崑崙而臨眠舊鄉則日一國無人兮莫我知也王逸注崑崙在西北其高万一千里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閬下視禹禹一作九州一塵集毫端東坡贈月長老云天形何一笠地水轉兩輪五霸之所運毫一端栖一塵雖引用此事而栖與集其義則異此作詩用事之法也遨嬉未云幾後漢吳蒼驪龍弄鳳翔嬉雲間見嬌真傳下已億萬年向者李奪子萬

墳壓其巔此言身之巔也當作顛說文曰顛頂也切韻集韻巔巔顛二字並同音而異

義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言道之難明也淮南子云或問瞽師

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如曰黮然援白黑而視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

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後漢朱浮跡曰粲然黑

白分明慷慨爲悲咤淚如九河灕悲咤歎聲音陟駕切九河見陸

渾火指擿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髮

騎騏驎大荒日月所出入處是也山海經騏皆馬青驪文說文曰騏如博綦爾雅曰

驎若斑駁隱鱗如今之連錢驄也昔周穆王左驒盜驪西遊崑崙武帝內傳西王母上元夫人

降於內殿皆駕班麟散疑至晉[illegible][illegible]東坡潮州書詩日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

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

李詮杜作參書鄭語翱佛汗識流君湜王籍要走觀且南僵海滅窺沒衡到湘景歷不舜可九疑鈎弔天英無皇樂祝帝歎悲先傷驅誕海吟若下藏招約遣束巫鰐陽魚攝如壯驅雞羊卜

公元和十年爲立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正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

羞我腸於黎荔丹與焦黃公不少留我湧滂翻然被髮下大荒蘇東坡所云出此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

[補注]公元和十年爲立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正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出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傳而爲丞茲邑登科記立之正元四年進士其二又作朝士聚記所謂言得失黜官也別來就十年公元和改元召自江陵有贈崔評事詩至是十年矣

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崛一作掘奇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切見前漢廣川王傳

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唐制進士科先采擲曲之

譽率多薦舉出後就試下驢入省門左右鵷分披江文通雜體詩日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言可畏也羆獸名說文曰如熊黃白文援神契曰赤羆見則姦宄遠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坐各低面一作四不敢捩眼窺捩眼裂視也音力結切晢溪漁隱曰音麗琵琶發也謂左右視補註捩集韻云拗也外揩揖侍郎歸舍日未欹欹日仄音丘奇切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玼瑕玼王病也與疵字異言考官愛其文不復指摘之也玼音才支切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鬚迴首卿相位通途一作達無它岐左太冲詠史詩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途謝元暉朝雨詩云岐路多徘徊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時進士高第者即授校書美官立之才氣凌邁故欲超登公卿

不復論此卑官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馬季良長笛賦曰截竹吹之老婦願嫁女不約論財資老翁不量分累月笞其兒擾擾一作攪攪爭附託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間事飜覆不可知陸士衡樂府詩云人道險而難飜覆若波瀾安有巢中鷇插翅飛天陲駒𪏆著爪牙猛虎借與皮皆以諭立之進銳而退速鷇鳥子須母哺之者音苦豆切馬二歲曰駒音恭于切𪏆麑子也音莫兮切汝頭有韁繫汝脚有索麋陷身泥溝間誰復禀指撝韁索皆以喻官守立之為大理評事以言事被黜漢班嗣謂桓生曰今吾子繫名聲之韁鎖貫仁義之羈絆見班彪傳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又作朝士貶得非

命所施奇偶者數之始言立之以罪去朝廷止以吏部常格待之不復超遷蓋天數之已定可以前知也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後漢第五頡為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又前漢枚叔書曰一人炊之逼迫走巴蠻恩愛坐上離言為郡縣逼迫催促上道也見蜀李密表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言立之逢恩赦還也潘安仁月賦云親懿莫從羈孤遞進桁掛新衣裳盎棄食殘糜桁架也音何庚切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途同險巇劉孝標絕交論世路險巇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曰嶄絕一每旬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逶迤幡旗屬言文字之委曲有若風幡之舉也逶迤委皃又論諸毛功曹子建表云無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

思壁水看蛟螭雷電生睒睗角鬣相撐枝言文字之奇怪也蛟螭能屬鬣須上毛也言蛟螭被雷電之光其角鬣愈生奇怪睒睗疑作映睗吳都賦云狼致乎絃中忘其所以映睗注云映音失冉切睗音適疾視也按諸韻睒字無從日者此叔字當作支支持也前輩多作枝字公從出覂押也靈光殿賦云枝掌杈枒而斜據屬我

感窮景把筆能不一云不能摛唱來和相報愧歎俾我摛窮景歲暮也摛舒也揚子雲作摛摛文又寄百尺綵緋紅相盛裴巧一作功能喻其誠深淺抽肝脾喻說也陸士衡文賦或言撚而喻巧脾主思肝為語故曰抽肝脾繫欲陳云哀吟入肝脾開展放我側方飡湯垂匙後漢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飡常流涕兮皆不乾朋交日凋

謝存者遂利移子壺獨迷誤綴綴意益彌迷誤事見

扙懷詩綴綴不乖離之貌彌甚也荀子曰綴綴然舉頸庭樹豁狂飈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塤篪言不得唱和如塤篪也事見蘇杖歌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騧驪秦小戎詩曰騧驪是驂注云黃馬黑喙曰騧深黑曰驪上音瓜下音呂支切長女當及事誰助出帨縭儀禮云母戒女施衿設帨帨巾也東山詩云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注云縭婦人之褘即今之香纓也古者婦始見舅姑持香纓以拜五色絲爲之縭音離知切諸郎一作男皆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擢腸與歷肩能復持酒危我雖未耄老鬢秃骨力羸八十曰耋音徒結切所餘十九茲飄颻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褷褵褷褵褌衣也上音子蒙切下音鄰知切補註褷音山宜切毛羽

衣良櫛本離蒲也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趙景真書云懸鞍輟驅

字孜孜佳兒書案壁彼鳥黏黐兒依他音皮冰切黐所以粘鳥音㴝知切音摛【補註】鳥黏黐博雅粘也且吾聞之師漢陰丈人曰吾聞之吾師見莊

子天地篇不以物相一作自贖孤豚服一作眼糞壤不慕

太廟犧史記莊周蒙人也楚莊王聞其賢以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

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以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

吾志焉犧音虛宜切色純曰犧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

黒頭死陰蟲食枯骴言或被罪尸骸棄道不復収斂也周禮秋官蜡氏除

骴鄭司農云骴月令所謂掩骼埋胔骴謂殘骨之有肉者音才支切歡華不滿眼

咎責塞兩儀觀名討之利詎足相陪裨隱居詩話云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已不若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世禍將溢之韓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工於前也觀之名討之利事出莊子盜跖篇陪裨猶補助也仁者耻貪冒受祿量所宜曹子建表云量能而受祿者畢命之臣無能食國恵豈異哀癃罷癃罷病弱也上音良中切下音蒲糜切漢光武三年水旱詔恤罷癃無家屬者久欲辭謝去休令衆雖雖況自嬰疹疾寧保軀不貲前漢蓋寬饒傳云用不貲之軀注云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疹疾也音之忍切不能前死罷內實慙神祇舊籍在東都補註公舊家河南後居于長安茅屋枳棘籬公之舊居也事見縣齋有懷潘安仁閑居賦云芳枳樹籬註云枳界樹為藩籬

還歸非無指灞滑楊春澌灞滑二水名澌冰流也音相支切生

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骸文書自傳道寘一作不仗

史筆垂天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

相待安眾筆伊洛二水名公舊居所在故公詩云嵩高山東頭伊洛上勝事不假須

穿裁眾筆捕魚器也筆音孫詳考槃詩云旋眾濺濺我有雙飲酖其銀得

朱提酖與盞同漢地理志云犍爲郡朱提縣朱提山出銀應劭曰山在縣西南朱音銖提音時

黃金塗物象黃金塗見前漢趙皇后傳雕鐫妙工倕倕音垂黃帝時巧人名下文皆賦雕鏤之篆

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蝨斯千里鯨見送惠師詩么麼小貝么音伊堯切么麼之蝨群飛而集於蚊睫蝨斯蝨名蚣蝑也列子曰一母百子

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渺瀰水廣大貌上音弭沼切下

音民甼切野草花葉細不辨薋菉葹楚辭云薋菉葹以盈室註云皆
惡草薋蒺藜也音疾資切詩作茨菉王芻也音龍玉切葹卷葹也拔心不死者音商支切【附註】
三者以喻讒佞盈側緜緜相糾結狀似環城陴陴城上女垣音頻彌
切四隅芙蓉樹【附註】離騷經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芙蓉蓮花也言
進不見納猶制芰荷集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愈明擢艷皆猗猗猗猗
美皃音於宜切鯨以興居狀失所逢百罹興象也許應切詩有六義
四曰興兔爰詩云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月以喻失道僶俛勵莫虧
失道謂失所行之道大衍曆去月行九道道黃道黑道之類草木明覆載妍醜
一作臭齊榮萎萎枯死也音邑危切顧君恬御之行止雜一作
親燧觿禮記內則云左佩小觿金燧右佩大觿木燧鄭氏云解結也貝如錐以象骨為

之金燧火鏡也可取火於日木燧鑽火也燧音遂觿音許規切[補註]燧端也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

異日朝一作期對舉當如合分支此支字當作枝前漢書一作支公從出亟押也按終軍傳武帝時得奇木其枝旁出復合於上軍對曰衆支內附示無外也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盧仝居東都自号玉川子嘗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時元和五年也詩見玉川集學林新編去韓退之月蝕詩一篇太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之玉川子月蝕詩豪怪奇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補註]切以為不然退之詩題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效玉川子為言若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戔目今再拜敢告上天公則退之幾

於代王川子作也王川子詩雖豪於然太險澁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猶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日王川子月蝕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日效玉川子作此退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為月蝕詩而必用王川子句然後而成詩耶以謂退之自為月蝕詩則詩中用王川子涕洄告天公又非其類矣[illegible][illegible]新史盧仝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号王川子嘗為月蝕詩以識切元和逆薦愈稱其工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森森万木夜僵立云云見王川集公詩寔箋削王川子之作而去放若蓋聚已以成其善世官者陳洪志弑逆在元和十五年而仝詩作於元和五年十一月而史氏以為識切元和逆薰誤矣

元和庚寅斗插子謂十一月也史記斗為帝車分陰陽建四時月十

四一作十五日三更中臨臨萬木夜僵立僵仆也音居良切

寒氣屓贔一作屓奰頑無風贔平秘切屓虛器切奰音備壯大貌玉篇云有力也

月形如白盤貌貌上天東說文曰皃頌儀也從人白象人面形也

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

遭此狼狽凶酉陽雜俎云狽亦狼之類也前足頗短每行必駕兩狼失狼則不能行故世言事乖者謂之狼狽一云狽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顛故猝遽謂之狼狽音博蓋切

星如撒沙出撒音桑割切一作撒洞蕭賦云或投撒以舊弃註云拔撒分散貝

攢集爭強雄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焰

如長虹虹蠕蝀也言月蝕無光反不若星燈之微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

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蟆精東坡云王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曰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故戰國策曰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嘗矣蝦音何加切蟇謨加切徑圓千里納汝腹白虎通日日月徑千里又晉天文志云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何處養汝百醜形䄫一作紦沙脚手鈍把沙音巴查誰使汝解緣青冥解字去聲讀青冥高皃黃一作皇帝有四目帝舜重其明皇帝謂帝堯也書曰皇帝親問下民又曰明四目註云言廣視聽於四方又曰重華協于帝註云言舜德重合於堯俱聖明也帝王世記曰帝舜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今天秪兩目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水浸十日不惜萬國

赤子魚頭生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故堯命洪水浸之以去其害不復顧下民之昏墊也十日見遊青龍寺詩左傳劉定公覲洛汭曰微禹吾其爲魚乎說文云首目無眫子也汝於此時若十日雖食八九無饞名饞貪食也音鋤成切本作饞赤龍黑烏燒口熱翎鬣倒側相搘撐婪酣大肚遭一飽飢腸徹死無由鳴此言食之狀赤龍日御黑烏火烏也翎謂鳥羽鬣謂龍項上毛也搘撐支拄白上音逹郎切下音抽庚切婪音盧含切左傳云戎狄貪婪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而何處逃汝刑言彼日當食而不食此月不當食而食罪不可赦羅網也磕音古闔切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仝一作今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蟇腸無梯

可上天天階無由有巨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
北祈風通陰陽書曰東南曰巽西北曰乾乾爲天門巽爲地戶故寄牋於東南而乞
通於西北也淮南子曰東南曰景風許氏云巽氣所生一曰清明楚辭曰天問曰西北啓闔何氣
通焉王逸云言西北之門常獨開啓元氣之所通一見歔歔詩丁寧附耳莫漏
洩薄命正值飛廉慵飛廉風伯名見別寶司直詩慵懶也東方青
色龍牙角何呀呀從去聲官百餘座從應一無此二字
補一無從應二字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爲龍
窟天河書傳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所謂在天成象也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
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曲禮說軍陳象天之形前朱雀後玄
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房心

爲火故火爲蒼龍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可得見也呀呀張口皃音虛牙切啜嚼煩官家謂食君祿也上音株劣切下音疾爵切赤鳥司南方尾禿翅觰沙【補註】觰音陟加切說文拏獸也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蝦蟇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蟇書傳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朱鳥也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北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前漢天文志南方朱鳥柳爲鳥喙主草木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嗉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觰下大也音竹加切於菟蹲於西旗旄衛毿毿既從白帝祠又食於禘禮有加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書傳曰冬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前漢天文志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其外四星

左右冒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觽爲虎首主葆旅事其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毿毛多貝上音祈咸切下音沙史記秦襄公既霸西戎作畤祠白帝西方七宿從焉禘歲終祭名通作蜡禮記云蜡祭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於菟音烏徒左傳云楚人謂虎於菟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娥扶一作枝汝出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書傳曰北方七宿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垂危在巳室壁在辰畢中星則七星皆見也列子云夸娥逐日張湛注六夸姚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鄭氏云以陽燧取火於日燒錐以灼之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此外內外官瑣細不足科且請悉掃除愼勿許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

淨無纖瑕弊蛙拘送主府官帝箸下腹背其皤蛙蝦蟇別名府官水府之長帝老天帝也下腹謂腹下白肉背食也皤白也音蒲禾切左傳宋人謳曰睅其目皤其腹依前使兎操杵臼玉階桂樹閑婆娑傳玄擬天問曰月中有白兎搗藥興福降祉恒娥還宮室太陽有室家恒娥竊藥以奔月宮巳見苦寒詩天雖高耳屬地法言曰天高其日下其耳感臣赤心使知臣意雖無口言潛喻厥旨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忽夭傷忍殺孩稚還汝月明安行于次躔次也盡釋衆罪以蛙磔死周禮秋官諸死刑皆磔于市至漢孝景二年改曰棄市顏師古云磔謂張其尸於市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義磔音竹客切

孟先生詩

按此詩當是郊與公同在京師應進士舉正元八年公得之後郊尚失志是以憂悲感憤日熱于中故公此詩先叙其情曰朝悲辭樹蘂夕感歸巢禽顧我多慷慨窮閻時見臨而勸之使往謁徐張建封後于薦舉也蓋建封當正元初為壽州刺史公嘗從淮至壽說其門下及正元四年自壽移徐為泗州節度使治徐十有余年好賢樂士遊其門者必與鈞禮故公詩來章薦郊往焉其後正元十二年郊始登第則知此詩之作在於八年九年之間乎李翺亦嘗以書薦郊於建封事見翺集[illegible]東野誌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以進士試而登科記東野及第在正元十二年此詩未第前作也其大意在九重不可逕入未免從試有司而進士路轉嶇嶇至是下第送其謁張建封于徐徐收

張也時東野亦有荅東野李觀別因獻
張建封之作詩見李集李習之常以書
薦東野其略曰云云孜有平昌孟東野
正士也伏聞執事應知之郊為五言詩
自前漢蘇李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
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曰郊
郊五言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兩
謝愈送郊詩又云云其後韋莊請追贈
所及第人郊在其中而按
摭言謂郊爲不及第誤矣

孟生江海士（事見縣齋有懷詩）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
書謂言古猶今（事見幽懷詩）作詩三百首窅（一作杳）默
咸池音（禮緯曰黃帝樂曰咸池漢志云咸皆也池包容浸潤也中山先生詩話云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餘篇又有集号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寒澁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騎驢到京國（此言郊初至京師時也下文皆是按摭言云咸通末執政）

病舉人車馬太盛奏請進士止許乘驢以此詩考之幷贈崔立之詩去下驢入省門則進士乘驢非自咸通唐初以來有之矣欲和去聲薰風琴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歌曰南風之薰可以解吾人之愠南風之時可以阜吾人之財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沉沉宮室深邃貌音長含切見漢陳勝傳唐人評韻侵覃通用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晶光蕩相射說文云晶精光也音咨盈切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却走驚怪靡自任任保也如林切舉頭看白日泣涕下霑襟白日喻君幷子日列子入泣涕霑襟劉公幹去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襟連趨來遊公卿莫肯低華簪言性介不肯低頭事人也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言羇旅無定又年及衰暮

也萍逐於水蓬轉於風二者皆無所止古詩云泛泛江漢萍飄蕩水無根曹子建詩云轉蓬離
本根飄颻隨長風是也淮南子日日西垂景在桑謂之桑榆漢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注
云桑榆謂晚也柰何從進士此路轉嶇嶔郊嘗再下第故也嶇嶔皆
山勢險峻皃音區欽見洞簫賦異質忌處群孤芳難寄林言郊不與
俗合如虎豹之質不與犬羊同群芝蘭之芳不與草木並林也李蕭遠運命論云木秀於林風
必摧之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漢書李廣傳云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朝悲辭樹葉陸士衡文賦悲落葉於勁秋夕感歸巢禽顧
我多慷慨窮閻時見臨此公自謂閭里門也見荀子儒效註清宵
靜相對鬢白聆苦吟南史范雲從父縝年二十九白髮皤然乃作傷暮詩
白髮詠以自嗟採蘭起一作赴幽念形然望東南言欲往遊東南

也孔子傷不逢時作猗蘭操事見琴操註秦吳脩且阻兩地無數金

我論徐方牧好古天下欽言自秦至吳重鎮相望其屈己下士者率無幾人惟徐州牧天下所欽可以依歸喻之以金美其賢也晉書云顧紀賀薛並南金東箭望重搢紳是也范雲贈張設詩云疑是徐方牧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莊子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海一作浿深言建封之度量如山海之崇深岑山峯也音魚吟切謝靈運詩明登天姥岑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箴音諸深切箴其不肯低華譽之失旣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滛王仲宣七哀詩曰何爲久滯滛註云留也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砧郊嘗下苐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再下第云一夕九起

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着將決對花迫年五十始得進士第詩云齷齪留年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乘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以此知其果三獻如所期也琴操曰卞和者楚野民得王獻懷王懷王使王人占之言王王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荊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王而哭晝夜不止滌盡續之以血荊王遣使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果有王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砧擣繒石也音之林切

射訓狐

陸農師云釋鳥所云怪鴟是也其鳴即雨為圖可以聚諸鳥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啾蚊蟲鴟鵬鬼車之類莊子所謂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者一名鵂鶹補註唐五行志鴟鵂一名訓狐此詩正元間所作是詩

韋渠牟裴延齡李齊運王伾李實韋執誼等用事權侵人主德宗既偏于聽任士之浮躁甘進者皆出其門此公詩所以諷也梅聖俞亦有擬此行見本集

有鳥夜飛名訓狐矜凶挾巧一作狡誇自呼乘時陰黒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禽經曰獨鳥曰止衆鳥曰集嶺表録異云鵂鶹夜飛晝伏能拾人爪甲以知吉凶凶則鳴其屋上故人除指甲必藏之謂此也又名夜游女好與嬰兒為祟又名鬼車遇陰晦則飛鳴或曰鬼車九首常為犬齧其一故聞其聲則擊犬使鳴以厭之安然大唳誰畏忌造作百怪非無須唳鳴也音郎計切須須待也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拱角頹暨塗郭璞註爾雅云鵂鶹鬼頭有角毛脚夜飛好食雞拱角謂其頭角拱起也書曰惟其塗暨茨孔云仰塗也暨音其冀切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

雛巢鵶爾雅曰鳥之所乳謂之巢雛雛所乳謂之窠說文曰鶵雞子也一曰生噣鶵謂生而能自啄者也我念乾坤德泰大匃此惡物常勤劬

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拄西南隅言陰氣用事則此鳥益為害誰為停姦計尤劇意欲唐突羲和烏羲和日母

烏日中烏也唐突猶抵觸也見任彥升牋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臾咨余往射豈得已候汝兩眼張睢盱睢盱張目皃上音翾規切下音匈于切梟驚墮梁蛇入一作走竇一矢斬頸群鵶枯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房次卿字蜀客房武之子見武墓誌房次卿正元七年登第亦十二年登

第公正元二年始來京師至十七年條忽十六年矣去年脫汴州之亂來京師求官至是浩然思歸此詩所以作也公誌房武墓云子與吾兄次卿游又有祭房君文東野詩有弔房房二五次卿少府篇即此人也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為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潁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潁水箕山許由巢父隱處見贈侯喜詩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一作癡博物志越地深山有鳥青色名治鳥穿樹作巢人伐木鳥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去君有犯其止者即虎來害人也

荅孟郊

辨證云此詩以戲其苦吟且致其體也補注東野集有汴州別韓愈云云公此詩疑公所以荅也落句云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斂公誌子厚所謂落陷穽不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也公正元十二年七月佐董晉于汴洪興祖云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鎮煎煼

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許氏云感陽則思見陰而悲也朝飡動及午夜諷恒至卯名聲暫羶腥腸肚鎮煎煼音初爪切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拗音於絞切弱拒喜張臂一作拳司馬遷書云張空拳猛挐閑縮

爪見倒誰肯扶從去聲嗔我須齾齾齧也音王巧切七命去口齾

霜刀

從仕公正元十七年方從調京師此詩其年作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棄置人間事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

【補註】黃簾至近牀所以詠幽閨之思者如此裴說作寄邊衣詩云去去裴詩筆力健倔最爲黃魯直所賞大槩祖公此意而爲之一朝富貴兮短檠棄蘇東坡有

云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蘇時謫于黃其姪安節下第故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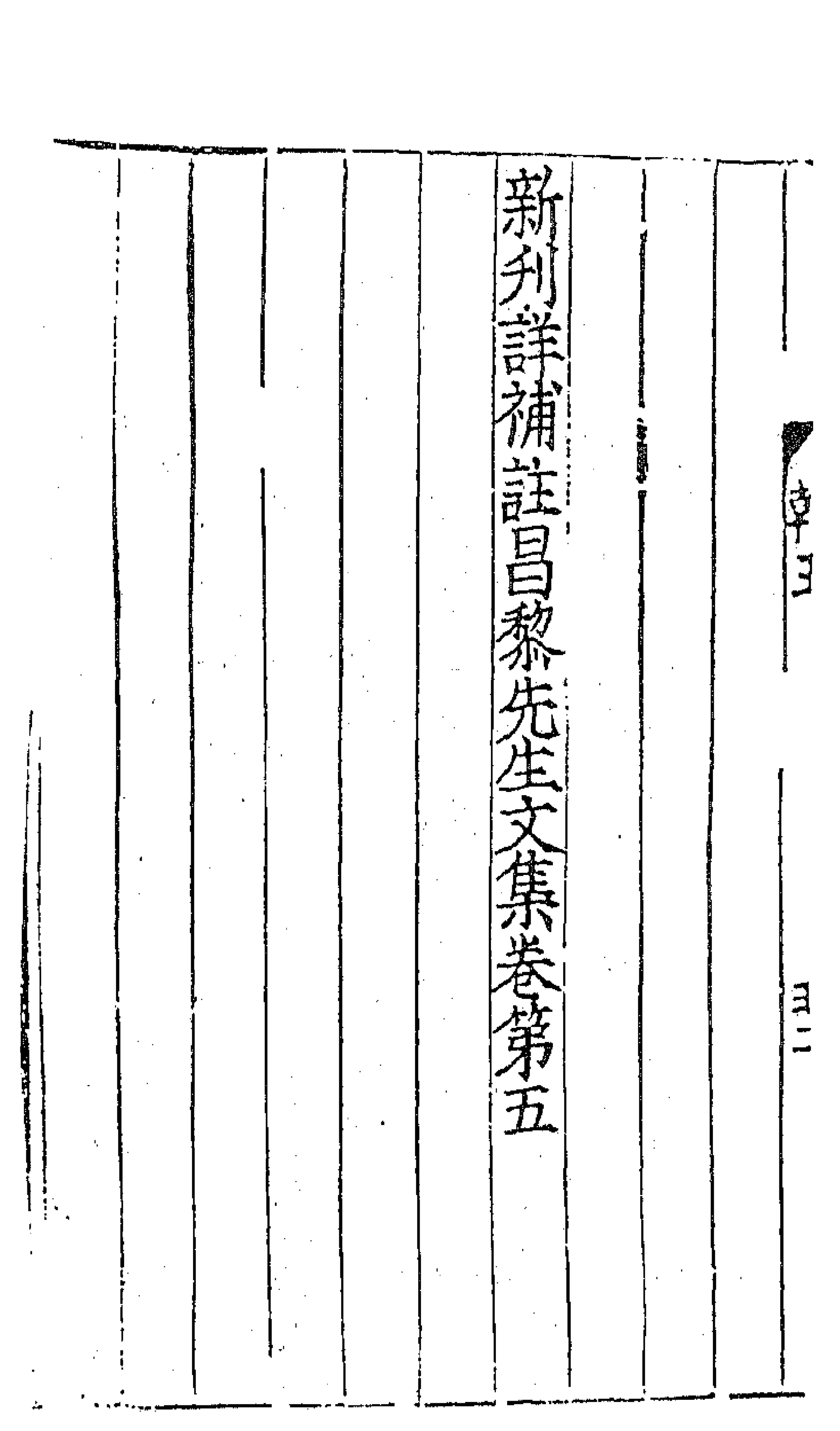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挑一作挑燈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眵目傷眥也音侈支切此時提挈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高一作張照朱翠吁嗟世事無不然墻角君看短檠棄

送劉師服

補註公詩有贈劉師服有送進士劉師服東歸至是又有送師服及石鼎聯句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弥明自衡山來則此詩與送進士劉東歸其八年夏所作歟詩之大意則師服其年下第歸公所以勉之者如此然攷之登科記無師服名其姓名惟見于公集又有劉師命疑其兄弟云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鉤齎財入市賈貴者恒難售售音時流切協韻豈不久憔悴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曹子建贈徐韓詩云良田無晚收



新刊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五